

民间记忆

艾草青,青饼香

虞燕



从春分至清明,割艾草的人真不少,大家或提着竹篮竹筐,或捏着编织袋、塑料袋,纷纷奔向山坡、田野、路旁、河边。这个时节的艾草最为鲜嫩,叶子青绿青绿的,形状挺像菊花叶,细看,上面还有灰白色的短绒毛呢。它们贴着土地长出来不久,一丛丛茂盛、密集,往往找到了就是一大片。母亲和外婆各拿一把剪刀,蹲在地上剪艾草,“咔嚓咔嚓”,转眼就满满一筐子。

采割回来的艾草先择一下,剔除杂草,去掉根茎,独留清一色的嫩叶。叶子清洗干净,切碎,用热水焯熟后,摊开在筛子上,晾凉,而后捏出头遍汁水,撇去艾叶的苦涩味,野生艾草特有的清香愈加浓郁,在院子里肆意弥散。这个时候,屋里灶头上的糯米饭已经蒸得差不多了,白气纷纷往外涌,米香味也跟着挤出了门。糯米饭里,外婆加了适量的粳米,这样做出来的饼口感更佳,稍有嚼劲,还不粘牙。

外婆搬出刷洗得清清爽爽的石臼,倒入热气腾腾的糯米饭,再把切得细细碎碎的艾草掺进去,母亲挥起石杵开始捣,一下,一下,外婆则时不时翻动石臼里的糯米饭和艾草,就跟揉年糕那样,两人不停重复着同一动作。经多次揉撞,糯米的莹白不再纯净,渐渐渗入了艾草的青色,清新如春天。最终,两者势均力敌,合二为一,成为了细腻筋道的青青粉团。

有时候,贪省力,外婆也会直接用糯米粉和切碎的艾草揉,揉到均匀滑润为止,但总感觉比不上捣出来的粉团,口味自不必说,前者也更好看。清代美食家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提到“捣青草为汁,和粉作粉团,色如碧玉”,只不过,我们将艾草与糯米一起捣,更质朴也更丰富,这样纯手工捣出来的粉团可有个性了,绿得深深浅浅,颇有层次,那是一种自带纹理的绿。凑近瞧,偶尔还能在糯米皮里找到一丝艾草碎叶的踪迹,若咬上一口,青色的植物纤维都能把牙齿染绿了。

为防止粘连,捣好的粉团,还有桌面上,都得撒一层薄薄的松花粉,接下来才好搓成长条,之后,用刀切成一个小团一个小团。外婆和母亲随意拿起一团,压在印糕板里,反过来扣在桌上,一只圆圆的雕花青饼便脱了出来。这活我爱抢着干,外婆家有好几个印糕板,每个印糕板花纹均不同,我一个一个轮着压,并将各色花纹的青饼排成队,看着就很有成就感。我们叫艾草为“艾青”或“青”,那么,艾草制成的饼自然称青饼了。还可以将粉团压成扁扁的薄片,切成一块块菱形的、方形的饼,制成艾草麻糍,这其实也算青饼的一种。

野生艾草做的青饼带着天然的草香,软糯中有韧劲,细密里又不乏乡野的粗粝,稍微加热一下,清香四溢,这种香浓醇却不腻,直接吃或蘸白糖、红糖均可,满口的春天气息;在油锅里煎一煎,表层略脆,内里绵软,细细嚼来,那一点点的肥腴与植物的鲜爽混合得恰到好处,吃过的人很难不惦记。

采艾草,做青饼,享用时令鲜食,春天里,总要发生些美好的事吧。

诗风雅韵

普陀山春行(外二首)

虞卓娅

春风唤曙莺,婉转白华情。
坡上绿痕叠,林间清气盈。
幽寻生野意,缓步听潮鸣。
心所本无象,梵音通内明。

题易德园水之庭

叠水洗尘埃,慈云颀气开。
静听风落玉,千劫复千回。

题易德园海之庭

潮音布梵筵,莲岸见澄天。
滟滟随波去,心中月渐圆。

心灵隽语

陵园思怀

海晏清风

“告诉大家一个消息,舟山群岛,解放了……”

这句台词出自电视剧《沉默的荣耀》,却如一道穿越时空的回响,在定海龙峰山麓的松柏间久久不散。它不只是屏幕上的悲壮宣言,更是历史深处英烈们用生命换来的现实——1950年5月17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三路合击,雷霆万钧,舟山群岛终得解放。从此,这片扼守长江口、拱卫沪杭的海上要塞,不再成为封锁大陆的堡垒,而化作通向和平与发展的门户。

1959年3月,舟山革命烈士陵园在定海城区北郊龙峰山麓破土动工。1964年10月,这座依山而建、占地3.6公顷的陵园正式对外开放。它背靠青山,面朝新城,仿佛一位沉默的守望者,将战火硝烟封存于石碑之下,把和平岁月托付给后来之人。

清明临近,一个雨蒙蒙的天气里,我走进了海山公园的烈士陵园。陵园正门,“海山增辉”四字遒劲有力,出自大文豪郭沫若之手。牌坊四柱三门,前有四尊石狮,目光如炬,守护着长眠于此的烈士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,是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林茂成的墓与碑。他25岁牺牲于大榭岛前沿阵地侦查中,头部中弹,血染碧海。从沂蒙山到东海畔,他征战80余次,负伤12回,却未能看到舟山全境解放的曙光。1972年,他的骨灰迁葬于此,安卧在香樟古树之下——那四棵香樟,枝繁叶茂,如英魂不灭。

陵园内,忠魂堂静穆,陈列馆肃然。烈士的名字镌刻于墙,他们的照片、遗物、战报与家书,无声讲述着信仰的重量。朱枫烈士事迹便在其中,她的故事,因《沉默的荣耀》被更多人知晓,但早在剧集之前,她

的名字早已刻进舟山人心底。

这座庄严肃穆的陵园,在老定海人口中,却有着多重身份:有人唤它“陵园”,有人称它“林场”,还有人叫它“苗圃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这里曾是农林局的苗圃基地,树木整齐,路径幽深。没有公园的年代,林场成了定海人唯一的“自然客厅”——春游的孩子在此献花、踏青,热恋的青年在八角亭下低语,晨练的老人沿着山径拾级而上,呼吸着松针与泥土混合的空气。

1999年,陵园南面辟为“海山公园”,取郭沫若题词“海山增辉”之意。自此,“陵园”与“公园”一体两面,一边是缅怀与追思,一边是生活与欢笑。孩子们爬上石狮拍照,情侣在湖边长椅依偎,老人在纪念塔下打太极——庄严与日常在此奇妙交融,恰如历史与当下本就血脉相连。

如今,站在26米高的烈士纪念馆平台远眺,千岛新城尽收眼底:舟山跨海大桥如巨龙腾跃,普陀山国际机场航班起落,甬舟铁路海底隧道正在掘进。舟山群岛如今已通过陆海空立体交通与大陆血脉相连。

然而,无论城市如何生长,海山公园的烈士陵园始终是舟山的精神原点。每年清明,细雨蒙蒙,人们踏上那条熟悉的小径,跨过石桥,左转于石狮旁,缓步而上。他们或许集体组织,或许独自前来;或献一束白菊,或默立片刻。那一刻,时间仿佛倒流,回到无数个黎明前黑暗的战斗之夜。

海山不语,却见证一切;陵园常青,因英魂永驻。没有记忆的传承,就没有未来的坚定方向。

海山增辉,不仅因郭老题字,更因世代舟山人不停怀思、不忘来路、不负山海。

生活滋味

10变400

朱勤

骑自行车上班的路上,车后胎被路面的一个金属废品扎破了。我只能把车停在马路边的人行道上,租辆公共自行车上班。

下班时,我把路边的自行车推回去。忽然想起海山小学附近的一条巷子里有师傅修电动车,于是把车推到那条小巷。恰逢师傅开着电动车要回家,我把他喊住,请他补胎。以前有两次,也是自行车胎破后请他补胎,只要10元钱,给车胎的破损处贴一块橡胶补丁,又可以用一年。

本以为这次也是贴个补丁再用一年的事,结果他看过后说,胎破损得一塌糊涂,需要内、外胎全换掉。他是修电动车的,店里没有备自行车的车胎,又打电话给供货商,要求1小时内把自行车的车胎拿到店里。

于是我先去办点其他事,一个小时后回到他的修理铺门口。傍晚6时,天色已暗,他把自行车破损的后胎卸下来,可是新的车胎却怎么也安不上去。他多年修理电动车,早把自行车的构造忘得一干二净,而我的车是运动自行车,和普通的通勤自行车不同,所以他在夜色里把我的自行车捣鼓了半个小时还是没能成功。

他的儿子正在灯下打手机游戏。他冲儿子喊:到家里去一趟,把你的运动自行车骑出来,让我看看构造!儿子就是不理睬,低着头打游戏。他只好骑上电动车,让我坐上后座,载我来到他家门口,从车库里推出自行车,让我骑行回修理铺,他开

电动车一路尾随。

两人回到修理铺后,他把儿子的自行车倒置于地面,仔细观察了后轮车架与链条的关联结构,又花费了半小时才把后轮的内外胎换好。然后,他很诚恳地对我说:你这辆车的前胎也磨损得很厉害,你看,表面的纹路都磨平了,很容易被路面的硬物刺破的,不如你把前胎也换了。

我觉得他说得十分有理,因为我经常长途骑行自行车,车胎确实磨损得很厉害,就同意把前胎一并换了。前轮不涉及齿轮、链条啥的,更换、安装一下非常简单。车胎有好的和一般的两种类型可选,我选择了一般型,试图节省费用。他说,需要收费400元。前后轮的内外胎一共320元,安装费80元,他捣鼓了那么久,那么辛苦,赚个80元不算多吧?我没有砍价,就付了他400元。

他说:有个朋友从网上购买的运动自行车专用轮胎,前后轮加起来要580元,加上安装费50元,总共花了630元,你这样更换轮胎已经很划算了呢。现在两个车轮都是新的,骑起来既安全又轻松,不信你跳上车骑行试试。

我骑了一会,确实比先前轻松自如了很多。于是挥手和他告别。

身后传来他的声音:有问题,尽管继续来找我哟。

路上,我一寻思,唉,原计划10元补个胎的,最后变成了前后轮的内外胎一起更换的大工程。